

你读过最爽的爽文有哪些？

我：「一亿五千万。」

霸总：「好，只要你愿意离婚。」

我：「成交。请打到我的支付宝上，不接受微信转账，要手续费，多谢了，厉总。」

1

当我好好在自家的大床上心满意足地睡觉时。

「啪」，似乎是纸张被拍桌上，重重的一声，吓得我立马惊醒过来。

面前的男人此时正用指关节骨狠狠敲击着黑色咖啡桌，一旁一张写有密密文字的白纸在黑色咖啡桌上白得刺眼。

我愣了愣，恍然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原本躺着的地方，不是我印有卡通图案的床，而是一张黑色的北欧式双人椅。

我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头脑此刻更是乱成一团浆糊，心底隐隐有慌乱滋生。

环顾四周，这个陌生的屋子无不是使用了非黑即白的极简性冷淡北欧风设计，光是这一层看上去就大约有两百平左右，更何况那边还有通往楼上的楼梯……

「噤，噤，噤。」

我回过头，才想起那个被我忽略的男人。

许是为了提醒我，他用指节骨敲击桌子的声音急促地连响三声。

不可否认，面前男人的容颜完全算得上上佳，一双凤眼蕴含三分凉薄、三分狠意和三分漫不经心。此时眉眼间隐隐约约的怒意让他浅浅蹙了眉，使得他因为五官而本就显得凶狠的气质更具有压迫性。

修长的双指摁住那张不大的白纸往我这送了送，薄唇微抵后又轻启：

「成郁欢，这离婚协议书，你签还是不签？」

2

「成郁欢……？成郁欢……！」

那男人走后的第十一分零八秒，我才反应过来。

成郁欢不是我前两天闲来无事看的一本都市豪门系列虐文里的女主角吗。

只对快穿系列感兴趣的我那天因为知乎上一个问题，抽了风去看了一部最近很火的都市豪门文，谁知道我就这么，穿越到这部小说里了？

天知道我可不参与进什么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你反而爱我的狗血爱情故事里头。

我取过那张离婚协议书，上面的内容已经被填完了，唯一的空白处只有女方的签名。

我看着男方签名处龙飞凤舞的字，知悉剧情加上仔细辨认，我已经完全确定我是真的莫名其妙穿越进了这本小说里。既来之则安之，我心下已经有了计划，「厉策延，婚，肯定得离。但是总裁离婚，哪有那么简单嘻嘻嘻嘻嘻嘻。」

我想着十五分钟前，厉大总裁临走时说的话。

「我还有一个会要开，一个小时后希望我回来后能看到满意的答案。」

我施施然开启一瓶香槟，各向两个高脚杯倒了一些。

「满意的答案，你会用多少钱来换呢。」

3

「噓，厉总别那么生气嘛，先喝杯酒？」

厉策延将我倒给他的那个高脚杯拂倒在地，「成郁欢，别忘了我曾经是怎么跟你说的。我对你，从来都没有丝毫感情，我爱

的人从头到尾只有阿芙。这次婚姻，一开始就是你一个人的自作主张。」

如果是原主，听到这话，应该会很难过吧。

我抿了一口上好的香槟。我不擅长喝酒，酒类特有的口感刺激着我的整个口腔空间，但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不能破坏目前这个风轻云淡的表情，毕竟装，要装到位嘛。

我将酒杯放到桌上，身体微微冲他的位置向前：「厉总，离了婚，我有什么好处？」

厉策延显然正在气头上，额间的青筋跳动：「五千万。」

见我挑了挑眉不发一言，厉策延沉了声：「八千万。」

「一亿五千万，加上郊区的那套房子。」我双手环抱倚靠在椅背上。

「呵，」厉策延冷笑一声：「没想到你的胃口挺大。」

我又替厉策延拿了一个高脚杯，斟上些酒，拿我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我想，这些对于厉氏集团的首席执行总裁来说，应该是九牛一毛吧。——庆祝一下。」

「好，只要你愿意离婚，别再打扰我和阿芙，成交。」厉策延火气渐消，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答道。

「成交。请打到我的支付宝上，不接受微信转账，要手续费，多谢了，厉总。」我执笔快速签下成郁欢三字，将纸推给厉策

延：「现在是我先走还是厉总先走？」

厉策延突然发难，左手死死摁住我的肩膀，力道大得仿佛要把我钉在椅背上：「你是谁，你不是成郁欢。」

废话，要是现在在这的是女主，就该一哭二闹三上吊，在香槟里下药希望能留住男主，药效发作之后成就一夜好事，结果被男主扇了一巴掌之后被囚禁在这座房子里当作苏莲芙的移动器官库。哪会像姑奶奶我那么爽快成全你们哟。

但这能说吗，显而易见不能啊。

这个时候，我感觉舞台的聚光灯打在了我身上，该是我上场表演的时候了。

苏莲芙不是最喜欢装吗，我觉得我也行。

「我当然是成郁欢。」我抬起眼望进厉策延眼中，这个时候演技不重要，重要的是眼神不能虚，要坚定，十分坚定：「除了成郁欢，还有谁愿意为了你不要尊严，死皮赖脸地求你留下来，求你看我一眼。」

或许是我坚定的眼神吓怕了面前的厉总，我感受到肩膀上的劲小了些，便趁机把他推开：「除了成郁欢，还有谁愿意明白你只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才会快乐之后选择放弃，选择成全你们，哪怕我有多恨那个女人。」

厉策延噤着唇，半天才喏喏：「你凭什么恨阿芙，她那么善良……」

「对，她那么善良。」我打断他的话：「在你眼里只有她苏莲芙善良，在你眼里只有她苏莲芙是对的。我爱的人那么爱她，爱到我永远留不住他一个眼神，你觉得，我该不该恨她？」

我吸了吸鼻子：「现在我不恨了，因为我不想爱了。」

「厉总要的满意答案我给了，该给我的希望厉总也别忘记。自此，天高路远，男婚女嫁，我和厉总再不相干，告辞。」我打开门，暗搓搓提醒他我的钞票。话说完，我爽快地将门关上。

清脆的卡锁声响起，这样一来，跟男主的戏份也应该断干净了，接下来就自由啦！

我打了车开往那个原主本来就有钥匙的、他们结婚时的郊区别墅。

快到时，收到手机上传来的转账到账提示音，我觉得整个人都升华了。

不谈恋爱自由自在，金钱在手世界我有。

环游世界，我可！

4

我的第一个环游世界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就被打破了。

有钱使人忘乎所以，我光记得日后的美好生活，忘记了有男女配，还有男配啊。

男配这种生物，多面容俊朗，性格温柔体贴，但对女主一心一意，苦苦追求那是毋庸置疑的，家庭背景也大都是有钱的公子哥，动辄几十亿的那种。

但男配嘛，男配男配，重点就在这个配字上啊。

他肯定是什么有些东西比男主差点，抢女主抢不过男主，才叫男配嘛。

所以当我接到名为南宫御祁的所谓男配打来的电话时，又懵了。

为了能斩断所有桃花线，迎接我吃吃喝喝买买的美好生活，我去了。

于是就有了现在，坐在咖啡厅，接受面前那个男人深情告白的情景。

南宫御祁的颜值同样出色，和厉策延一样，也是那种属于演一个偶像剧就能成为新一代国民老公/男友的那种帅。

不一样的是，南宫御祁眉眼间少了几分阴鸷，整体五官更加柔和温顺。

午后的阳光透过咖啡厅的玻璃窗打在他的侧脸上，就似四月里的暖风温温柔柔地划过清凉的溪水，让人打心底里觉得舒服。

哦，颜值即是正义，小帅哥，嘿嘿嘿。

「听说你和厉策延离婚了是吗，他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小帅哥一脸温柔，满脸痴情：「欢欢，跟我在一起吧。虽然我现在刚从海外归来，在这里落脚不久，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赚的不多，但我保证，我会努力工作，给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的。」

呵呵，小小的实习医生。

呵呵，赚的不多。

呵呵，努力工作。

说得可真好听！市医院都是你们家开的。你想当院长都是跟你爸讲一声的事儿。

也不知道后期跟男主的公司不分伯仲的是谁，呵呵。

我抬眼看进南宫御祁的眼里，差点溺毙在那片汪洋大海里。

我的天，难道男配也有光环的吗。

美色当前，要稳重，要稳重。

我深呼吸一来回，可（wan）怜（fen）兮（bu）兮（she）地拒绝了：「我累了，让我冷静一会吧。」

南宫御祁长长的睫羽垂下，在眼睛下投下一片黯影：「那欢欢，我还有机会吗？」

我没说话，因为这个男配心里只有成郁欢，何必栽在我这个心里只有一亿元的女人这儿呢。

更何况我也不是原主啊，我心里没有他，他的心里有的也只是原主。

南宫御祁见我沉默，紧抿着唇，忽而又轻轻浅浅地笑开：「没关系，我会等你。」

说完他起身结了账，还冲我晃了晃车钥匙，道：「那，我有这个荣幸送你回家吗？」

.....

待南宫御祁送我回到家后，我简直要哭了，替女主泪流满面，这么好的男配，怎么就非吊死在男主这棵树上了呢，送上门去给男主女配虐。

唉，女人啊。

5

当我拉着行李箱准备去机场时，刚打开屋子的门就被厉策延给拦住了。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次的旅行计划又要有些波折了。

是我太天真，以为替女主签了离婚协议书就可以断了男主厉策延这条线了。只能说故事线太顽强了，这都可以掰回来。

按原小说发展，这个时候女主被厉策延关在当初那座房子里，却没想到怀了孕。

而那个时候，女配苏莲芙忽然得了肾脏衰竭需要换肾，更狗血的是，苏莲芙的亲人谁都无法跟她配型成功，偏偏只有女主这个跟苏莲芙无亲无故的人又是吻合的。

我用小腿肚想都知道厉策延这次找我什么事儿。

厉策延用标准霸总动作一把把我壁咚在前门门框上，要不是我知道他要打我的肾的主意，我怕是会心动一下下。

嗯，只有一下下。

「成郁欢，买你的肾，你要多少？」

厉策延总裁不愧是个有钱人，什么事儿都可以用钱解决。

但我，今天就要他知道，世界上不是所有事儿都可以用金钱解决的。

厉策延又将头低了两分，热气互相交缠，「阿芙她少年时为了救我，已经用一个肾换我的一个肾，这一次，她再没有完好的可以换了你知道么。」

「与我何干。」

「成郁欢！」厉策延狠狠瞪着我，眼球上密布血丝：「你怎么这么冷血，你要是不救阿芙，阿芙就得死。」

「还是那句话，与我何干？」我踹了一脚行李箱，顺势敲击厉策延的膝盖，他吃痛连忙放开，我拉着行李箱下了阶梯，反身

看着他：「我为何要救一个在我看来两面三刀，假仁假义，又多次陷害我，栽赃我的人，嗯？」

「如果厉总你觉得如今可以用钱买我的肾，大可去全世界寻找愿意易钱换肾的人。但是我，我不愿意。」

叫的出租刚好到了，我拉开车门，对上厉策延嗜血得仿佛要剐了我一般的眼神，冲他笑道：「更何况，没有完好的肾可以换的人，是我。」

我坐上出租，透过玻璃，恶作剧一样看见厉策延愣住的样子，顿时松一口气，也算替女主反虐了男主一把。

「师傅，去机场。」

6

虽然出门时被厉策延拖住耽搁了一会儿，但所幸我所乘坐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晚点了，我还能在飞机场休息休息。

手机铃声响起，我摸出来一看，屏幕上赫然显示备注「亲爱的」。

咦？

我搓了搓起了全身的鸡皮疙瘩，犹豫了几秒还是选择接通。

虽然以原主小白花一样的标准女主性格，这个「亲爱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指厉策延，但有万一呢。

我嘿嘿一笑，满心期待着有劲爆八卦。

「成郁欢，你与十年前火海的那个小女孩有什么关……」

听着熟悉的质问声，我当机立断按下挂断，好吧，确认女主没有出轨。

未过三秒，「亲爱的」又再次打了进来。

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修改备注，拉黑三连。

终于能消停了。

还没等我把手机放进口袋，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我习惯性地接听，

「喂，哪位？」

「成郁欢，你再敢拉黑我，我就……」

行行行，不拉黑你，我关机总行了吧。

在关机不玩手机和被厉策延骚扰之间我犹豫了 0.01 秒之后，选择了前者。

没了手机总有些无所事事，幸好蹭了前排小朋友的小猪佩奇看，来消磨消磨时间。

又是一集放完，一群粉猪猪齐齐笑倒在地上。我看了看时间，也差不多该去登机了。

拒绝了漂亮制服小姐姐的小车车护送，我慢悠悠地拖着行李箱子前往登机口。

「成郁欢！」

隐约听到那熟悉的催命魔音，我哆哆嗦嗦地回头一瞧。

凭着女主良好的视力，我看到了正在安检处向外张望的厉策延。

在我刚刚看见他的第一秒零二，他忽然转过头与我对上了眼神。

「成郁欢！」

我看见厉策延跟安检员说了什么，然后安检员竟然！让他！插队！进来！了！

吓得我拔腿就跑。

汽车轮胎可能都没我的行李箱轮子滚得快。

大概是因为我看小猪佩奇看得有点久，登机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所幸登机口只有零星几个人。

不过任凭我着急，也得乖乖排队。

感谢机场够大，我在厉策延距离我还有十二秒距离时成功进去了。

厉策延没有机票，这次估计又遇到了个很犟的检票员，死活都不放他进去。

趁此机会，我赶紧拖着我的小箱子跑了。

「成郁欢！你给我等着！……」

后面的话我就听不见了，不怪我，不怪我。

7

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异国他乡的早晨了。

厉策延这个阴魂不散的没跟来，简直万幸。

下了飞机，我将手机开机。

「叮叮叮叮叮……」

我这个万年单身狗感受到了关机一晚上开机后微信 99+ 的热情。

毫无疑问都是厉策延发来的，我简单扫了一眼，大概意思就是：

「女人，无论你在哪里，天涯海角我都会把你抓回来。」

霸道不霸道！总裁不总裁！

浓浓的霸总风格扑了我满脸，我不由得啧啧啧，然后十分干脆地删了霸总的微信。

现在的发展仿佛是总裁的小娇妻带球跑，但作为一个合格的观众，我既不是小娇妻，也没有球。

但是以这个文对霸总厉策延的背景描写，我觉得我要走还真是躲不开他。

刚出机场，我忽然看见有俩黑衣墨镜的保镖站在不远处一辆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劳斯莱斯前。

不否认我心慌了一下，但并不能阻止我告诉自己别那么自作多情，万一不是找我的呢。

万一不是……

我刚准备拐弯拦出租，那俩大保镖就拦在了我身边。

找我的呢……

我向左挪了一步，那两位大哥也十分尽责地向那个方向挪了一步。

好吧，就是找我的。

我清了清嗓子，还没说话，那两个看起来就酷酷的保镖大哥就开口了：「成小姐，听说您最近在回避厉总，我们少爷有办法帮您，请您过去一叙。」

我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那辆全身黑色的劳斯莱斯，试图透过某扇单向视线车窗看见车里坐着的主人。

好吧，结果是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8

当我哆哆嗦嗦、小心翼翼地挤进这辆传闻豪门标配的劳斯莱斯后，还是没看见这个神秘兮兮的大佬。

后排座被帘子隔成了两个小空间，车顶 blingbling 的星空顶利用金钱的力量成功晃花了我的眼。

我暗搓搓决定回去了也要搞一辆，每天让自己沐浴在金钱的光辉之下。

「听说成小姐原来爱厉氏集团的厉总，爱得深入骨髓，对吗。那为什么要答应离婚呢。」

帘子那边传来一阵男声。

不似厉策延略带急躁的醇厚声音，坐在那端的人显然有一把珠落玉盘的好嗓子。

虽然他的声线也偏低，显得低沉，但总的来说很干净，更为澄澈一些。

作为声控的我任凭耳朵怀孕三秒钟，忽然感觉这个说话者，并不像他的声音那么干净纯粹。

不然就不会这么清楚地知道厉策延离婚这样的豪门秘辛，也不会在我刚到外国旅游就恰好在机场蹲我。

若说巧合，反正我不信。

「那是原来。感情尽了，早离早解脱。」

「是吗。」那人顿了顿，「成小姐如此善变吗，仅仅一天。」

我心一慌。

那人似乎没察觉到我的心慌，自顾自地把这个话题绕了过去：

「厉总如今知道了真相。成小姐想要逃脱。我可以帮你。」

真相？什么真相？

作为读者，我当然知道。

不过是少年时男主病弱，父母出差时，恶魔一般的保姆纵了火，想要将当时独自在家的男主烧死。

路过的少女爬窗救了他，把他送到医院后得知男主肾脏衰竭需要换肾，不换就得死。

这个善良的孤女又刚好与他配型成功，为了救他捐了自己的一个肾脏。

病弱的男主比少女昏迷了更长时间，只看见少女临走前手上的那串蝴蝶手环。

十年后，男主在女配苏莲芙的手上看见了那串蝴蝶手环，便认定了她就是当年那个救自己的少女。

殊不知苏莲芙的手环，是她觉得好看，从女主手上，把这串女主母亲留给她的唯一物件，软磨硬泡求来的。

可怜女主一心痴恋错付，都是阴差阳错。

但是！

我是读者我知道，问题是，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定定神，问：「另外，你说你可以帮我？厉策延是厉氏的总裁，你又凭什么可以帮我？」

「知道这个消息还不足以证明我能帮你吗？」他修长的手指握住纯黑的帘子，往后一拉，这下，整个后排座的空间一览无余。只见车厢另一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青年男子正含笑看着我。

「凭我是厉家的二少爷，够么？」

9

看了一遍原著的我，对于这个厉家的二少爷，都并不熟悉。

原文对于他的描写寥寥数语。

无非说是在男主厉策延幼年时，厉家父母从国外出差大半年后带回来个婴儿，起名厉策淮。

不过他跟厉策延一样，自幼身体就不好，被送去国外疗养。

没了。

嗯，没了。

哪怕到了剧情后期，女主都被虐完了，在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大团圆戏份里，这个厉二少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描写。

而这一次的剧情为什么变动了呢，因为我的到来引发的蝴蝶效应？

「成小姐，我知道你还有疑虑。但只要你愿意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不会被厉策延找到。」

我抬眼看他，轮椅上的青年看起来因为疾病显得病弱三分，反而弱化了他原本容貌的棱角，让他原本容易显得严肃的五官弱化成温和的端方，但说出的话却可以让人无端相信。

「合作？什么合作？很难吗？」

厉策淮刚要说什么就开始咳嗽，呛得他本来病态苍白的脸都染上了几分血色。

他连忙转过头去，不对着我。

等气息平稳之后，他才回过头继续说道：「是完成我……我一个故人的愿望。对于别人来说很难，但对于成小姐你来说，或许易如反掌。」

「可是，我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你可以的，成小姐，」厉策淮笑了笑，桃花眼微微眯起，眼里水波潋滟，似盛满耀眼星辰，俊雅温和，恍若古时候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

「只有你，可以让他，生不如死。」

10

直到在国外玩了一圈回来后，我还是没想明白整个故事发展的走向。

厉家那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在国外疗养的厉二少突然找到我，说可以帮我躲开厉策延，但交换条件是，要我把厉策延，玩得生不如死？

想起厉二少端方含笑说出「生不如死」的样子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感觉像是直面了一条吡吡作响的毒蛇。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我不想见到厉策延，又怎么才能让他「生不如死」？

伤脑筋。

.....

看来厉策淮确实有点能力，即使我仍住在原来的别墅，但至少半个月没看到厉策延的影子了。

收到厉策淮的信息，说是伪造了我的行程，厉策延跟着去找我了。

厉策延不在，这让我放松了警惕。

然而我忘了，小说中的其他重要人物。

这个教训我在男配南宫御祁那儿就吃过了，自以为断了与某个角色的关系线，却总是忘记还有别人。

当我在甜品店喝着奶茶看着剧时，丝毫没发现我的另一杯冰水失踪了。

直到身侧一个影子「咚」地朝我跪在地上，我惊得站起来，这才发现我失踪的那杯冰水，悉数被泼到一个娇弱可怜的女生身上，空无一物的塑料杯可怜兮兮地倒在地上翻滚。

这家网红甜品店顾客众多，重重的跪地声引得许多人都约而同地回过头来。

那女生无助地跪在地上，发丝被冰水染得湿漉漉的。

年纪尚轻就被人跪的我，吓得立马绕到她身侧，夭寿夭寿，被人跪我要短命了。

然而这个女生仿佛就是想让我短命，一边抽泣，一边又朝我的方向继续跪。

攥了攥身上的病号服，跪在地上的女生深深吸了口气，擦掉眼泪，抬头看我。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我脑子嗡地一声，看到她的模样却突然莫名想到了这句诗。

欲泣未泣，巴掌大的小脸泪痕未干，小鹿一样的眼睛盛满一池春水，仿佛下一秒春意就泄下，任凭雨打梨花。

美人垂泪，楚楚可怜，不过如是。

我的内心哦吼吼，小美人，呜呜呜真好看嘿嘿嘿……

然而下一秒，刚听清她说的话我就怜惜不起来了。

小美人贝齿轻咬唇瓣，甫一开口泪珠就划了下来。

「郁欢，你不愿意救我，我理解你，可……求求你，不要抢走策延好吗，我……我只有他了。」

11

小美人说出来的话略带哭腔，但并不妨碍她字字咬得字正腔圆，掷地有声。

甜品店的各路吃瓜群众听到此话，开始窸窸窣窣地交头接耳起来。

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的我才发现，这哪是什么娇弱的垂泪小美人啊，这明明是用眼泪做武器的小白莲女配苏莲芙。

领略了女配姐姐精湛的演技，我不禁怀疑，当初在厉策延面前，我是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也行？！

吃瓜群众各自脑补完了自认为的故事首尾，纷纷安静下来，等待着接下来的情节发展。

一时间，整个店里只有苏莲芙抽泣呜咽的声音。

要不是我知道事情真相，我恐怕也会站在这个娇娇弱弱、还穿着病号服的美女这边，脑补出一出百万字的爱恨情仇。

说实话，我从前从没直面过什么白莲花小绿茶，如今一上来就给我整个这么高段位的，我一下子还真有点吃不太消。

苏莲芙许是觉得气氛营造得足够了，抹了抹泪，来扯的我裤腿儿。我愣了一下，竟然没来得及躲开，小白莲又呜咽了两声，抬头看我。

「郁欢，我们是从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我们这么好，如今我肾脏衰竭需要换肾，策延叫人找遍了咱们整个市区和周边市区，都没有合适的肾源，只有你和我配型成功。即使如此，我把你当姐妹，死死瞒着策延，不希望你受到一点伤害。但，后来策延他知道了，去求你帮忙，你不愿意……这，没关系，我一点都不希望你受这个苦。」

苏莲芙扯出一个微笑，流着泪，笑简直我见犹怜。她说说着，突然又紧紧蹙起了眉，泪水大颗大颗掉下来：「但是……但是我求求你，我知道你爱策延，甚至设计让他跟你结婚。那时候的我，虽然心痛得快要裂开了，但仍然愿意放弃，让你幸

福。我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要自己放下策延，也劝策延忘了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因为你是我的姐妹，我宁愿选择自己永远守着心里的苦痛。」

我使了使劲，这娘儿们力道还挺大，我硬是没从她手里救出我的裤腿。

周围人听着苏莲芙带着哭腔的讲述，开始对我指指点点，仿佛他们凭这一面之词，就已经窥探到了事情的真相。

「呼……」苏莲芙将碎发别到耳后，故作坚强地落泪：「虽然我失败了，还是没忘记策延，但如今策延跟你离婚了，而我……看我这病恹恹的样子，也没多久可活了。郁欢，我求求你，先别抢走策延，好吗，再等等，再等等，等我死了，就把策延还给你，好吗郁欢……求求你……」

等说完这些，苏莲芙便不再说话，自顾自地开始哭泣，看得一旁的顾客们心都紧紧揪了起来。

一瞬间，各人之间都在低语议论。

说的话不过是什么「抢人家男朋友这种事也做得出来，亏这小姑娘还把那个女人当姐妹」「拆散人家小情侣抢男人这种事，都 9102 了还有女人有脸做吗，啧啧啧」「这小姑娘哭得太可怜了吧，现在真是什么人渣都可以当人了」。

作为一个在原世界极为普通的人，如今亲身遇到这种情况，我真是气到发抖，又冤枉又想哭。

但我不是原主，这冤屈八竿子也打不着我，就算是原主，不否认她确实设计了厉策延，但这姻缘本就是她的，连公平竞争的机会就已经凭一条手环出局，这些脏水也不该被泼到原主身上。

12

「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寻声望去，一个年轻的女孩义愤填膺地开口，看起来仿佛为了正义而战似的。

「啪」。

我受不了这委屈，原主也不该背此骂名。

我狠狠拍了一下咖啡桌，虽然手有点痛，但是气势要跟上。

我打开奶茶杯盖，把里面的奶茶朝苏莲芙泼了过去。

苏莲芙显然没想到她印象里只会反复说着「不是我」的小白花女主会有这样的举动，被泼了个正着。

「啊……」

苏莲芙原本带有水珠，仍有着凌乱美感的发丝被泼上了浅褐色的奶茶，彻底没了形象。几颗珍珠顺着她的头发滑下来，这样的场景，甚至还有些喜感。

人群中又发出一阵惊呼声。

这奶茶还是温的，泼过去跟洗脸似的，应该还挺舒服，便宜这小白莲花了。

「叩」，我将空杯扣在桌上，看着刚才出声的年轻女孩，一字一句地说：「第一，女孩子家家的别在不了解事情真相前就骂另外一个人不要脸，这会显得你很无知；第二，如果真的好姐妹是她所说的那样，我宁愿永远不交好友，」

我指了指狼狈不堪的苏莲芙：「明知道手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东西，还要因为觉得它好看，不顾我的多次拒绝，索求这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

「仅仅因为它好看，她喜欢，」我蹲下身，将她的手环夺下来。苏莲芙死死抓住不肯放手，被我硬生生扯了过来：「这样的，不顾你的想法的好姐妹，你要吗？」

被我质问的女孩愣愣没法开口，我向她走过去，咬着牙，一字一句地文：「说，这样的好姐妹，你要吗？！」

女孩低着头，木木地晃了晃头，又仿佛想起什么一般，说：「就算她做得不恰当，那你抢她男朋友是事实吧？」

「男朋友？」我感觉眼角有些湿润润的，或许是因为自己被人冤枉却无法完美辩解，也或许是因为心疼原主曾受过的一切苦：「那你知道我曾救过她的男朋友吗？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识，而那个男人只记得救他的人有这串手环。」

我冲她晃了晃，手环上的蝴蝶吊坠叮铃作响。

「是她冒名顶替，知道那个男人喜欢她是因为认识这串手环，她也从来未说起过真相。」

「那，那是因为她太害怕失去她男朋友了，能理解啊，但你设计结婚，就是不对！」女孩子咽了咽口水，大声辩解。

「呵，男朋友……你又可知，他一开始其实是我的男朋友……」我想起原剧情中，厉策延和成郁欢大学的时候都隐隐约约互有情意，也顺理成章地交往。若一直如此顺利下去，也可能会渐渐发展成甜甜的清新校园文或都市文。

苏莲芙的原生家庭造就了她格外爱慕虚荣的性格，得知厉策延各方面条件都是上佳后，她三番五次地接近他，更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知道厉策延和蝴蝶手环的事情，问成郁欢撒娇耍赖般地要来了女主珍藏在小宝盒里的这个，母亲唯一的遗物。

她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当初救下厉策延的小女孩，利用恩情一步步引诱他，陷害成郁欢，挑拨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两人之间的信任在苏莲芙的干预下渐渐磨光，这才有了如今的厉策延和成郁欢。

而成郁欢也是个痴情的。性子软糯的她，做的最烈的一件事就是去找对她感觉不错的厉母，假说自己有了身孕，利用厉家血脉逼婚厉策延。

而换来的这一切，对于成郁欢来说，真的值得吗。

「你说得对，原来的成郁欢做错了，」我敲了敲心脏的位置，一不注意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样就被别人抢去的男人，不要也

罢。」

成郁欢，如果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走原来的路吗。

我擦去眼角溢出来的眼泪，别哭，现在的你没有错。

「曾经我做过的事，错了就是错了，我不否认，」我勾勾唇：「但是你们明明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自认为知晓了一切呢。我曾错信了她，也错爱了他。所以如今我知道了，也看透了，我早就放弃他了，何谈，把他再还给你呢。」

我回过头，对狼狈的苏莲芙说道，不经意看到她眼神怨怼，宛如猝了毒一般。她连忙低下头去，调整好自己，慢慢站起来，依旧是那楚楚可怜的模样：「郁欢，你怎么能这么说，这个手环明明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啊。」

「你是瞎吗，」我简直气笑，将手环内侧翻转，展示出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戴着这手环，就没发现上面有我名字的缩写？你是不是瞎啊。」

苏莲芙瞪了瞪眼睛，张了张嘴：「那，那，那你把策延还给我……」

「欢欢，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我来迟了……这是怎么了？」

我回过头，午后的暖阳逆光打进甜品店门口，我眯了眯眼，只看到一个黑色的轮廓，和干干净净的白衬衫。

橙色的光晕铺散开来，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淡化了。

我忽然有点想哭。

只有一个人面对漫天流言蜚语，独身战斗时，或许你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同你并肩作战的人吧。

「你来了。」

「我来了。」

13

想起那天逆光之中，染上夕阳余晖的白衬衫，我思考了许久，还是决定给他发个消息。

毕竟，他算是帮我解决了残局。

我删删写写，不断纠结词句，只说谢谢会不会太没有诚意了啊，可我想不出别的话了，只能任凭光标跳动在「谢谢」两个字后。

最终心一横，按了发送，看到界面中的绿色对话框，我深深呼出一口气。

了却心里一桩事儿，我瘫在床上继续思索剧情。

按照原剧情发展，女主被男主厉策延关在当初那幢别墅，丝毫不知道自己怀孕的事情。

而女配苏莲芙所谓的肾脏衰竭，也完全是无病呻吟，不过是因为发现厉策延跟成郁欢还有联系，所以要整点幺蛾子出来，把

厉策延的注意力吸引回来。

于是她要求她的爱慕者——一个年轻的主任医生为她开了一份假的病症单。

这个医生的科室刚好是肾脏内科，所以就有了「肾脏衰竭」的苏莲芙。

厉策延找到女主要求她换肾，那你直接跟他说自己也没肾了呗。

她偏不。

女主就说不答应不愿意，偏偏不说原因，要死要活的。

厉策延一怒之下给女主打了大剂量的迷药，送到医院想要强制换肾。

却没想到昏迷的女主恰好被准备听从父亲命令，出国进修的男配南宫御祁撞见，南宫御祁通过他父亲的能力，把女主带到了国外。

因为迷药的剂量太大，加上女主原本就被禁锢了太久，身体衰弱，到了国外，依旧没有保住腹中的孩子。

厉策延这个憨批发现女主失踪了之后，追查许久，过去了三年，一点都没有怀疑到女配苏莲芙身上。

直到他偶然出差到了女主所在的地方，看见了熟悉的身影，于是跟了过去，谁知遇到了敌对公司派来的杀手。

行吧，这下又怀疑女主是敌对公司派来的。

即使是女主心软救下了奄奄一息的他。

我叹了口气，女主也太不争气了。

换我被虐了这么久，一定巴不得离这瘟神远远的，最多把他扔到
医院，没把他丢在路边任他自生自灭都是我太过善良了。

但是由于我替女主挑明了真相，厉策延提早发现了这一切。

所以现在的发展，不一定会按原剧情的路走了，接下来的一切对于我，都是不可测的未知数。

或许是空调的冷风吹得人太舒服了，我迷迷糊糊地想，应该快刀斩乱麻解决了男主男配女配这一系列剧情，就带着我的一亿元去逍遥自在了。

.....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我猛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昏昏沉沉地摸索着手机。

「娘希匹，」我嘟囔了一句，「我刚睡着.....」

看不太清楚备注，我直接按下了接听：「喂？.....」

「欢欢，是我。」熟悉的男声温温柔柔的：「下午有空来跟我聚一聚吗？」

14

我到了西餐厅，南宫御祁已经到了。

「欢欢，这里。」看见我，南宫御祁向我招了招手：「坐。」

「嗨，好久不见。」我打量了一下周围，打趣道：「哟，实习医生升职转正啦，肯下血本请我来这么上档次的西餐厅了？」

南宫御祁低头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又抬头看我：「没有没有……是这样的，我要出国一段时间。」

「出国？」我忽然在脑海中对上了原剧情的时间线：「怎么这么突然？」

南宫御祁浅浅叹了口气，秀气的眉微微皱起：「是我父亲，他其实早就希望我出国进修了。不过我一直不想去，怕万一等我回来，我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

他笑着看我。

我有些心虚地别开了眼。

「不过如今，我想我父亲说得对。」南宫御祁似乎没有发现我的窘态：「当个小小的实习医生，凭自己慢慢来，我想，会等太久。不如出国一段时间，充实一下自己。」

这个男配，其实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当作好朋友了，如今谈起离别确实有几分伤感。

「那你去得久吗，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确定。」南宫御祁望向窗外，马路上川流不息，有人来了，又有人离去：「但我会尽快回来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笑道：「那行，等你回来，换我请你吃西餐。」

「好，一言为定。」南宫御祁温柔地舒颜一笑：「先不说这个了，先吃饭吧。」

他拿过菜单，递给我：「这家餐厅最出名的就是他们家的黑松露套餐。」

南宫御祁向我点了点菜单上黑体加粗的推荐栏：「要试试吗？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啊，唔……黑松露煎海鲈鱼，和黑松露烩牛排，要哪个呢……」我想了想，看到南宫御祁正准备替我点餐，连忙答道：「那我要一份黑松露烩牛排吧。」

南宫御祁闻言愣了愣，忽然定定地看了我一会，斟酌着开口：「欢欢……感觉有点变了，欢欢你以前不是说，不太喜欢牛排吗？」

低头看菜单的我闻言不由得浑身一僵。

在这个世界待了有一段时间，就差点以为自己真的是成郁欢了。

「而且，欢欢你喜欢了厉策延这么多年。」南宫御祁认认真真的看着我的眼睛，犹豫，却又坚定：「如今你们分开了，你真的这么快就释然了吗？」

15

「我……」

「砰砰砰。」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坐在靠窗位的我们听到身旁的玻璃砰砰作响。

南宫御祁刚拉开半遮挡的窗帘，我就被吓到了。

厉策淮说好的伪造了我的行程呢？！

那一窗之隔那个看起来与我有血海深仇的男人是谁？！

不就是厉策延那厮吗？！

他看起来风尘仆仆，眼睛血红血红的，死死盯着我，像是看到了久违的猎物。

厉策延确认了我们的位置，大步流星地推开店门，朝我们的包厢走了过来。

南宫御祁见状，立马站起身来挡在我身前。

「你这段时间一直在躲我，就是因为还是和他有联系？」厉策延瞪了一眼南宫御祁，又盯着我咬着牙问。

我拍拍站在身前的南宫御祁的肩膀，示意他没事，就站了出来。

「啊，厉总知道我在躲你啊，那还舔着脸不知耻地来找我？」我把握着手机的手背在身后，对厉策延道。

「成郁欢，要不是我来找你，我大概都不知道你和他在外面勾勾搭搭。」厉策延一触即燃的模样，像是抓到妻子出轨的丈夫，看得我气到想笑出声来。

「别，厉总别往我身上泼脏水。」我笑着冲他摆摆手：「您贵人多忘事，半个多月前是您亲手把离婚协议书交给我，让我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给了，您记起来了么！」

我刻意将读音重读，欣赏厉策延的表情逐渐从愤怒慢慢变为无措，看着有趣得很。

瞥到我手上的蝴蝶手环，厉策延冷静下来：「郁欢，你听我说，我当时错把阿芙当成了你……」

「阿芙？」我打断他的话，调笑道。

「不……我当时错把，苏莲芙，当成了你。」厉策延沉默了一瞬，改口道：「所以，这一切都是误会。郁欢，我们能忘记曾经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再来么。」

「我说厉总是贵人多忘事，是真没错。」我想起原剧情中原主受过的一切来自厉策延的伤害，就觉得他现在说的从头再来是多讽刺的事情：「您能忘记这一切，我不能。」

我悄无声息地把手机放回口袋，看着厉策延：「另外，厉总好像忘记了半个月前，我跟你说的，自此，天高路远，男婚女嫁，我和厉总再不相干。」

「不可能！」厉策延想冲上来拉我的手臂，被南宫御祁挡住了：「十年前你救了我的命，郁欢，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慢慢弥补你，好吗？」

看着他真挚的表情，我似乎感觉心中隐隐有些陌生的松动。

有点奇怪。

我甚至都快抑制不住即将脱口的「好」字。

16

就在我已经张开嘴，发出半个音时，包厢的门被猛然推开了。

我们都回过头去。

是个熟人。

「策延……」今天的苏莲芙穿了一身缀有蕾丝的纯白连衣裙，沿至裙摆的欧根纱随着她的动作摇摆舞动，走动时更宛如步步生莲一般。

很漂亮，可惜蛇蝎心肠。

我心下默默补充。

「阿芙……苏莲芙，你怎么来了？」厉策延习惯性地叫出她的昵称，看了我一眼，又连忙改掉。

听到厉策延叫自己全名，苏莲芙瞬时红了眼眶：「我和郁欢有些误会，想跟她当面解释清楚。」

别，别扯上我，你明明就是想跟厉策延解释，扯什么我啊。

「哦，是吗，既然如此，那请厉总先出去一下？」我挑挑眉。

苏莲芙噎了一下，揪了揪裙子：「不……也跟策延有关。」

「郁欢，这么多年没见了，我真的不希望我们之间变成这样。」苏莲芙说完，眼里已经蓄满了泪水：「我真的不希望，你一见我，就冷言冷语，恶语相向。」

「我……我不知道这串手链，在你和策延之间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拭了拭眼角，苏莲芙低着头，不停用手指绞着发丝：

「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你只有一个肾了，我觉着，你可能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

苏莲芙侧了侧身，用余光看着厉策延的反应：「所以，我就想，换我对外声称肾脏衰竭，替你寻找合适的肾源。」

漏洞百出是不是？

目的性强是不是？

但厉策延这个憨批，他信了。

或许跟我一样，看到策延老憨批动摇的表情，苏莲芙向我冲过来，白裙子摇曳得跟影子一样。

「郁欢，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求你原谅我吧……
啊！……」

我发誓，我没推她。

我连她的裙子边边都没碰到，她自己撞到我身上，又后退两步撞到了背后的西餐桌，捂着肚子趴在地上喘息。

「啊，我的肚子……策延……我的肚子……」

看着苏影后的表演，我不由得想起我们世贤语录。

但厉策延显然不是洪世贤，没有看出影后演技的破绽。

苏莲芙抬起盈盈水眸看着厉策延：「策延……我怀了你的孩子……啊……我的肚子好疼……策延救救我……」

厉策延半扶着苏莲芙，抬头刚想质问我，爆满的求生欲驱使我连忙撇清自己：「不是我，我可没碰到这个玻璃娃娃。」

「成郁欢……」厉策延抱起苏莲芙：「你不是以前那个善良的女孩了。」

说完，抬步便走。

「厉策延，等等。」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叫住他，甚至自己都没反应过来：「你真的不信我吗？」

厉策延没回头：「现在的你，可真恶毒。」

我紧紧揪住胸前的衣服，不对不对，不对。

又是这种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

这次，心口处传来的情感依然陌生。

不过不是悸动。

而是类似痛彻心扉之后，彻底放下的感觉。

这种奇怪的感觉来得突然，去得也很快。

仿佛刚才不受我控制的一瞬间就像是我的错觉。

「等等。」

我再一次叫住了即将离开的厉策延。

快步走到他面前，用尽全身的力气，甩了他一个巴掌。

「记住，这是你欠成郁欢的。」

忽然被打的厉策延显然没反应过来，刚准备出声呵斥，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厉策延安抚好苏莲芙，转过身接起电话：「你说什么？！不可能！」似乎听到了什么重要的消息，又连忙低声说了几句，匆匆挂断了电话。

甚至都只来得及警告地看我了一眼，就带着苏莲芙离开了。

这下，包厢里有只有我和南宫御祁了。

想起刚才那个走向明显不太对的对话，一时间整个空间就无端有些寂静。

南宫御祁突然轻轻地笑了笑。

「虽然我发现欢欢好像变了一个人，但在刚才，我依稀发现熟悉的你又回来了」。南宫御祁道：「就在厉策延希望你们能重归于好的时候，你的眼神。」

「欢欢，是个真挚，温柔，又重情的女孩子，她在看向……厉策延时，一直是那么细腻柔和，即使厉策延对她，并不好。」仿佛在透过我描述另一个人，南宫御祁一边回想：「就算如此，欢欢的眼神里也很干净，只有让人心疼的失望。」

话音落，南宫御祁又歪了歪头看着我，微微笑着说：「不像刚才打他时，你的眼神中，有……很多情绪。」

「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

南宫御祁拿过外套穿上，将扣子颗颗扣起。

又虚虚抚了抚我的头发，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他意味深长地开口说：「或许……我这次出国，是正确的。」

我没想到南宫御祁的感官这么敏锐。

或者说，他对成郁欢，这么了解。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能目送南宫御祁离开。

等到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时，我才靠在墙上闭上了眼。

刚才面对厉策延时，心里陌生的悸动已经完全找不到一丝踪影。

我知道，成郁欢，已经彻底放下了。

18

「你来晚了。」

我睁开眼，看着半倚在包厢门上的青年，道。

厉策淮今天难得在衬衫外穿上了一件黑色的西装。

衬得他身上的病弱气少了大半，反而多了几分精神。

他轻声咳了咳，坐到了一把椅子上，为自己倒了杯水，慢慢酌着。

「要不是我来得早，你敢打厉策延吗。」

厉策淮勾了勾唇角，开玩笑似的看我。

「敢是敢，但……」我想了想，要是没有厉策淮安排人给厉策延打了那个不知道内容的电话，唔……我可能，不一定能打过，一米八的厉策延。

厉策淮单手拄着脸，看着发呆的我笑笑，站起身冲我微微低着头：「抱歉，成小姐。我一没注意，就让厉策延查到了你的位置，是我的疏忽。」

被他这么说，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怪他了，只能晃晃手表示没事：「厉策延还是有些能耐的，没事没事……还有，谢谢啊。」

厉策淮闻言，情不自禁地笑出声。

「经过刚才这么一场闹剧，还没吃上饭吧？」厉策淮笑起来总是会习惯性地抿起唇，软化了他本来有些冷硬的脸部线条，就像是春风吹开冰封的溪流：「作为赔礼，我请客。」

「好啊，那我可不客气。」我看他一副心情不错的样子，也不破坏他的兴致，从善如流地答应：「下次我请你。」

厉策淮只是依旧轻勾唇角笑着，不置可否，把菜单交给我。

「也只有厉策延看不出你与成郁欢的区别了。」厉策淮抿了口红酒，低声道。

「什么？」我没有听清，把视线从菜单转到他脸上。

厉策淮帮我倒了杯红酒，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

19

这段时间，我过了一会比较舒心的日子。

没人来找我，我自己在家，游戏充值永远是最贵的那一档，每天空调打到最冷，裹着被子刷某宝。

「哇塞，这件衣服好漂亮，四位数？买！」

「新款高端台式机打折了？可以可以，顶配，买！」

「这瓶香水是我想要的！咦，成郁欢有啊，哦就剩大半瓶了？买！」

.....

看着待发货栏的一堆东西，我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

电话铃响，我看了一眼，是厉策淮，就接了起来。

「喂，成小姐，是我，」厉策淮的声音不重：「厉策延听说苏莲芙的孩子没保住，正在满世界找你呢。」

「这才几个月的孩子啊，我碰都没碰她，就她自己来个平地摔，就没保住？」我抓了一把薯片，嘎吱嘎吱地开吃。

厉策淮低低笑了一声：「听医院那边说两个月，但是真实消息，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也就苏莲芙自己知道了。」

「哎，不对啊。」我拍拍手上的薯片碎末：「我和厉策延不也大半个月前才刚离的婚吗，既然苏莲芙说孩子是厉策延的，那这孩子两个月……我可以告厉策延婚内出轨，要求财产分割吗？」

「成小姐，果然想得全面，」厉策淮似乎没想到我会提起这个：「提起离婚诉讼或离婚后一年内再告都是可以的。」

厉策淮顿了顿，道：「而且成小姐，厉策延还没把你们的协议书带到民政局，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离婚。」

「这么刺激！」没想到厉策延这憨憨还想吊着我呢：「那苏莲芙她……」

「这个我来想办法，」厉策淮那端有纸页翻动的沙沙声隐隐约约响起：「开具假的病例证明，就够当时给苏莲芙确诊的那个医生吃点苦头了。」

20

天知道我在法院门口看到厉策延满脸不相信的表情时有多想笑，简直是我下半辈子的快乐源泉。

估计习惯用金钱解决事情的厉总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传召到法院。

我因为「伤心过度」，只用坐在原告席安安静静当个伤透心的怨妇，由厉策淮给我安排的律师发言。

虽然厉策延那边的律师看起来也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毕竟他们是过错方，且厉策淮请来的这个律师够牛。

当最后判定厉策延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事实情况成立，我可以尽可能多得到财产分割的结果时，厉策延那个脸色，都快黑得滴出墨来。我就差点没绷着我这个伤心绝望的怨妇形象大笑三声。

和厉策延的事儿结了之后，和苏莲芙之间也该算算清楚。

听到「被告某某医生依据职务便利，替被告苏莲芙伪造肾脏衰竭」时，我瞄了一眼厉策延，他还没什么反应。

直到法庭提到「被告苏莲芙涉嫌敲诈勒索」，拿出西餐厅的视频录像时，厉策延的脸色才有了变化。

由于视频视角是在当时我和苏莲芙的侧面，所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手都没伸，苏莲芙自己一屁股墩地上了。

看到苏莲芙面色一僵，以及厉策延变幻不定的表情，我一下子没忍住，笑倒在桌上趴着耸肩头。

让我更高兴的事还在后面，回到家后，我收到了厉策淮发来的信息，还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是苏莲芙与那名医生的开房记

录，以及准确的怀孕周期，时间恰恰都对得上。

我看到信息上还说，这些文件也同样发给了厉策延，他应该已经收到了。

我简直快笑倒在床上厥过去，厉策淮又给我发了信息，只有三个字「看热搜」。

我连忙爬起来摸手机打开 App：「厉氏总裁婚内出轨后，发现小三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这一系列瓜已经占据了热搜，评论区一水的绿色表情，我快笑到劈叉。

又从头到尾吃完整篇瓜，我笑完平静下来之后，突然想起什么，给厉策淮打了个电话。

「你说，我们这个合作，感觉都是你在帮我，我都没帮你干什么。」

「要不是有成小姐的参与，哪会那么顺利，况且，」厉策延缓缓地说：「我说过让厉策延找不到你，不也疏忽了吗。」

厉策淮这番话还是让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可能听懂了我沉默的含义，厉策淮声音清朗：「最后一步，还是需要成小姐帮助。」

「好啊，只要你说。」我一听还有戏，顿时提了兴趣：「啊，对了，别老成小姐成小姐叫我，多生疏啊。」

「也对，那叫你什么呢？」厉策淮低低沉沉地浅浅笑了一声：
「欢儿，嗯？」

尾音略略上挑，清清浅浅的一个音节跟过电一样，酥得我全身麻了一下，我刚要说话就被口水呛到了。

「咳咳咳……咳咳……」我调整完呼吸，刚一开口：「这样是不是……」太亲密了？

没等我说完，厉策淮就打断了我的话：「很好听，那就这样决定了。」

「那我们见一面，地点稍后我发到你的手机上。」

「带上当初厉策延给你的那个戒指。」

21

「戒指我带来了。」我把红色的小盒子丢在桌上，整个戒指盒都散发着一股敷衍的气息：「你想怎么用这玩意儿啊。」

厉策淮打开盒子，看着厉策延敷衍买的戒指，嫌弃地撇了撇嘴：「还给他。」

「别吧，厉策延没让我还他，把这戒指卖了称两斤排骨做糖醋，它不香吗。」我对着阳光看了看，倒有点舍不得：「而且，其实这样看看，还是挺好看的，可以掰直了穿根线做条项链。」

「吧嗒。」

我抬头，厉策淮把盒子从我手里拿过来合上：「不许留着，我替你丢。」

「哎哎，等等等等！」我伸手去够，没想到厉策淮往后仰着身体，就是不让我拿到：「行嘛行嘛，我去还给他就是了。」

「不行，我改变主意了，还是扔了比较好，一劳永逸，省得看着心烦。」厉策淮坏心眼地冲我晃晃戒指盒，就是不给我。

「不……不是，哎呀，」我就是抢不到盒子，只能撒气地拍了一下他：「你想啊，我要是不还给厉策延，说不定那个自作多情的还以为我对他余情未了，留着个戒指当念想呢。」

「真的准备还给他？」厉策淮微微侧着头看我，表示怀疑。

「真的，你看我的眼神，多真挚，多清澈。」我靠在桌面上，努力睁大眼睛与他对望，希望他能看清我的诚意。

厉策淮一开始还能保持不动，或许是被我眼里满满的诚意打动了，不过三秒就有些心虚地移开了眼神。

「咳……好，我信你。」厉策淮把戒指盒丢给我，起身准备离开，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不行，我跟你一起去厉氏。」

「你跟我一起去？」虽然不知道他们两兄弟之间的具体情况，但看厉策淮说要让厉策延生不如死的狠劲，让他们俩见面真的没事儿吗。

「嗯，怎么，你不会刚才说要还给他是骗我的吧。」厉策淮叠了叠衬衫的袖口，用袖扣别起来，挑眉看我。

「没有没有没有，那走吧。」我连忙否认：「不过你说，上次我们这么坑厉策延，他会不会一生气，叫保安把我们赶出来啊，毕竟厉氏怎么说也是他的地盘。」

厉策淮取过西装穿好，拍了拍我充满智慧的脑袋：「放心吧，有我在，没关系的。」

跟他出了门，厉策淮径直走到了驾驶位坐了进去，向我勾了勾手。

我小跑过去坐进副驾驶，系好安全带，看他：「你开车？你身体还好吗，吃得消吗，要不还是我来吧？」

厉策淮听我问了一堆，倏忽一愣，而后敛眸低低地笑起，长长的睫毛弯垂下来，在眼底打下一扇鸦青的阴影。

我看着他的侧脸。厉策淮本身就因为身体不好，看起来有些病态苍白，午后的暖阳透过车窗，在玻璃上浅橙色的光晕铺散开来，阳光落下来撒在他的肌肤上，更显得有些晶莹剔透的光彩。

呜，他的皮肤也太好了。

我决定了，回去要囤一箱 SK-II 每天泡澡用。

「没关系，有些事我还是可以的。」厉策淮刻意把声线压低了些，尾音似乎意有所指地撩起。

「啊那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换我来。」他都这么说，我只能听他的话顺从了。

厉策淮微微眯起桃花眼笑，看起来竟有几分缱绻：「好。」

22

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二十八层总裁办公室，前台小姐姐看了我们一眼，连有没有预约都没问，就放我们进去了。

对此我只能啧啧啧，厉策延这公司，安保情况堪忧啊。

虽然我认定了厉策延他就是个憨憨，但不能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总裁文的男主，在商业方面他是合格的。

厉策延二十二岁时，他爸妈就把刚收购的小破公司扔给他接手，仅仅三年，他就让这所小公司在商业领域占有不容小觑的一席之地。

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可以夸他一句不可多得的商业天才，但这还是掩盖不了他婚内出轨，识人不清的事实。

「叮咚。」

我发一会愣的功夫，电梯就到了二十八层，厉策淮带着我左拐右拐地到处走，看起来熟门熟路的。

走廊尽头，一间看起来就不一般的办公室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旁秘书室的秘书长看见我们，连忙出来，凑过来问：「您好，请问有预约吗，厉总现在在休息，不方便会面。」

厉策淮答了一句「没有」，就不顾秘书长的阻拦推门进去了。

正在办公桌上看文件的厉策延听到动静抬起头，看到我们，特别是看到厉策淮进来，显得有些惊讶。

「你们怎么来了？」

厉策淮看着我，朝厉策延的方向抬了抬下颌。接收到他略带警告的眼神，我只能怂了吧唧地把戒指盒掏出来，放到桌上。

「就，当时结婚那个戒指你没拿回去，我想吧，还是还给你比较好。」

厉策延看着桌上的戒指盒沉默了许久，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一会，他才取过盒子打开，将戒指拿出来，在指尖轻轻摩挲。

「郁欢，你来找我就是为了……把戒指还给我……吗，」厉策延低着头，视线直直地看着指尖的戒指：「我们之间真的不可能了吗？」

「对，不可能，恕我直言，我嫌你脏。」我斩钉截铁地打断他：「我这次来，只是来还你戒指，仅此而已。现在戒指物归原主，我也该走了。」虽然办公室里的空调吹得很舒服，但我实在难以跟厉策延共处一室，拉着厉策淮就回身打算走。

「郁欢，我是爱你的，是我错了，是我知道得太晚了。」厉策延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孤寂的味道：「你有……爱过我吗？」

听到他的话，我只觉得替成郁欢感到可悲。

我安抚了一下厉策淮，回过头看着厉策延说：

「我以为，你应该是最清楚成郁欢有没有爱过你的。」

「要是她从未爱过你，那她怎会明知道你的心不在她身上，仍奢求你终有一天能看到她的好，能把对苏莲芙的爱分一点点给她？怎会甘愿在你们三个人的纠缠不清中成为那个最卑微的人。你说，她这是为了什么？」

厉策延将视线挪开，没有说话。

「你说得对，你知道得太晚了。」我自顾自地说：「若是你能早点发现这一切，成郁欢也不会受那么多苦，她也不会一次次充满希望，最终等来的却只有失望。」

「你错把他人的假意当成真爱，却从来不愿意施舍一点目光给成郁欢满怀热忱的真心。」

「你本来有机会的，若，你能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接受成郁欢柔软无害的真心，选择相信她，你们会很快乐地生活、结婚、生子，一切都会很幸福。」

厉策延深深埋下头，不愿意说话。

我知道厉策延说的爱是真的，可惜，这份爱曾经去得太轻易，如今却来得太晚了：「但是，你要知道，在你选择相信苏莲芙而不是成郁欢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呼出一口浊气，心里深藏着的，成郁欢的委屈，才稍微减轻了一点。

看他这副样子，我倒生了几分不忍。

「希望厉总，往后别再把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弄丢了。」无论如何，我都只能言尽于此。

我扯扯厉策淮的袖口：「走吧。」

「郁欢，你说得对，我不能再把爱我的人弄丢了。」身后厉策延的声音猝不及防地响起：「保安，拦住成小姐。」

他话音一落，两个看起来五大三粗的保安门神一样拦在我面前。

「厉策延，你什么意思？」我气得质问他。

「郁欢，留下来陪我吧。」厉策延绕过办公桌向我走过来：「我相信，你还是爱着我的，对吗？」

「爱个锤子！」听着他的话我简直气到上头。

「要是现在不爱我了也没有关系，你就乖乖留在这做客，我会让你再次喜欢上我的，就像我们曾经那样。」厉策延一点都不在意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对他的嫌弃。

什么嘛，厉策延还真的是合格的虐文男主，还打算来个小黑屋囚禁 play？

「我……」我刚想骂他，厉策淮轻轻揽起了我的腰，对厉策延道：「我们能不能走，现在恐怕不是厉总说了算。」

厉策延闻言转头看他。厉策淮毫不在意地掏出手机，翻出一张拍有文件的相片冲他晃了晃：「这厉氏的股票，在我手上的，占有 53%，这里的员工，都得先听我的了。」

听到这话，厉策延瞳孔微缩，猛然抢过厉策淮的手机，一遍遍地看。

厉策淮丝毫没有在意，半搂着我在原地笑得云淡风轻，任厉策延不死心地确认了一遍又一遍。

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厉策延紧紧捏着手机，往地上狠狠一砸，仿佛这样就可以宛如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看着青筋暴起、喘着粗气的厉策延，厉策淮扫了一眼地上四分五裂的手机，淡淡地说，「厉总砸吧，股份转让文件都在我那，我都拍给你，你一个个砸。」

闻言，厉策延抬起头死死瞪着厉策淮，眼神里就像含了刀子：「傅云淮，你到底想干什么？！」

傅云淮？！

我忽然感觉心脏狠狠一跳。

23

剧情后期，女主成郁欢被厉策延误认为敌对公司派来的，为此，又是一波虐心又虐身的操作。

为成郁欢鸣不平的南宫御祁一直在暗中操控国内的公司与厉氏较劲。

然而南宫御祁虽然一直都爱着成郁欢，但知道她还是放不下厉策延，所以一直在暗自搜集可以证明她清白的证据。

南宫御祁把所有信息材料都整理在邮箱里，定时三个月后发送给厉策延。

等到万事俱备，东风却助了火烧连营。

成郁欢被厉策延强制带回国内，南宫御祁跟着上了同一班航班。

没想遇到恐怖分子劫持了整架飞机，厉策延因为急着带成郁欢回去，所以没有带保镖。

按照他们的要求，让飞机在某郊外的废弃机场落地，乘客们都以为逃过一劫，准备下飞机。这些恐怖分子却突然发难，拿出枪开始扫射在场人群。

人们争相逃窜，成郁欢和厉策延因为慌乱的人群被冲散，南宫御祁找到了她，带着她离开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重重危险，要下飞机时，被持枪者发现了，朝成郁欢开了枪，南宫御祁为了保护她，后心挨了一发子弹。

他没有出声表明自己受伤的事情，只是匆匆带成郁欢离开。

没跑几米，飞机里的恐怖分子点燃了早就埋在飞机上的炸药，南宫御祁紧紧抱住成郁欢，把她护在身下。

炸药威力不俗，爆炸波及距离甚广，瞬间点燃了周围万物。

被护在身下的成郁欢只受了轻伤，晕过去片刻。

待她醒来之后，却发现南宫御祁早就没了呼吸。

成郁欢想要推开南宫御祁，竟发觉他紧紧抱住她的力气太大了，怎么也推不开。

凭借强大的男主光环，厉策延极为幸运地趁无人注意之时离开了飞机，但同样遭受爆炸的冲击，暂时晕厥。

清醒之后，他找了成郁欢，不顾她的哭泣，强硬带她坐着招来的私人飞机回国了。

成郁欢回到国内后一蹶不振，厉策延又解气又有些心疼，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她有多不好，然后利用工作麻痹自己。

三个月后，厉策延收到了南宫御祁发送给他的邮件。

——若是厉策延没有提前带着成郁欢回国，若是南宫御祁还活着，这一天，刚好是他们回来的时候。

厉策延看完全部才发现一切都错了，心里暗藏着的对成郁欢的爱才彻底被他正视。

去找成郁欢，却得知苏莲芙趁他不知道的时候又送成郁欢去了别的地方。

地点不明。

24

又是三年之后，成郁欢成为海外知名设计师，因为要在国内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评选，不得已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国。

彼时，厉策延的厉氏因为南宫御祁的死，吞下了南宫家的企业，变得更为强大。

然而还是遇到了强大对手。

名为傅云淮的男人，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他的真正身份。不过有传闻说，傅云淮是二十七年前的傅家人。

他的实力看起来深不可测，背后的公司也强大得可怕，能与当时已经被称为业界传奇的厉氏正面对上。

而且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单方面的压制。

厉氏险些就要撑不下去。

没成想即将胜利的傅氏却停止了任何打压厉氏的动作，傅云淮也再没有踪迹。

厉策延这才借着这一口喘息将厉氏慢慢恢复起来。

而这次，让厉氏恢复到当初的鼎盛时期，用了整整五年。

谁也没见过傅云淮，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亦不知道他为何要如此打压厉氏。

只知道从那天之后，再没有了傅云淮的消息。

人们也仅仅记得，那个时候任何一家企业，谁也不敢与傅氏抗衡。

而那个傅氏的掌权人，更是一个传奇。

.....

我猛然回过神来。

面前的两人暂时陷入了沉默，却能清清楚楚感受到那种没有硝烟的剑拔弩张。

厉策延身上的戾气极浓，倒是厉策淮……不，是傅云淮，他此时似乎看不见厉策延那宛若猝了毒一般的眼神，神情依旧十分自然，甚至勾起唇角浅浅笑着，像是面对一个好友一样，全无紧张感。

他悠悠然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绕着我垂下来的发丝，笑了一声：「没什么，只是来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厉策延有些闪躲地晃了下眼神，又不甘地直直看过来：「这些都是我厉家的东西。」

「呵。」傅云淮微眯起眼睛：「厉总何必跟我装傻，相信你父亲应该都跟你说了吧。」

「那又如何。」厉策延狠狠一拍办公桌：「那都是我厉家凭实力得来的。」

「实力，好一个实力。」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傅云淮靠在我发间轻轻地笑。

「既然如此，我凭自己的实力将我的东西拿回来，也很合理吧。」傅云淮说罢，拉着我就走：「厉总，这将是最后一天听别人这么叫你了。」

25

与我并肩站在厉氏大楼下，傅云淮没有说话。

我没打扰他，只是同样沉默着陪他站着。

傅云淮敛了思绪，忽然低头看着我。

我倒被他看得浑身不自然起来：「怎……怎么了？」

傅云淮眨眨眼睛，突然笑出声来，将我揽在怀里，微微弯腰将头靠在我颈间。

我正想伸手去推他，傅云淮就把我的手给捉住了：「别动，让我靠一会儿，马上好。」

奇怪的是，听他这么说，我竟真的再也不动了。

有温热的呼吸扑在我的肌肤上，我却感觉那块地方燥热得像快烧着了一样，暖得我全身都热起来。

我有些不太习惯，只能拍了拍他的背：「你还……你还好吗。」

傅云淮闻言抬起头来，揉了揉我的头发：「欢儿在关心我。」

我想了想，厉策延是男主，是命运之子，而傅云淮在剧情中，应该算是个标准反派，若是拼气运，可不一定能赢得过厉策延。

所以我老老实实地点点头：「嗯。」

傅云淮听了，不知道为何，没忍住笑意，又埋在我肩上闷闷笑了起来

我去推他：「哎呀，你怎么又……」

傅云淮没有将力气压在我身上，所以我很轻松就推开了他。

他勾勾我的下巴，我有些觉得怪怪的，感觉自己像只被人逗弄的小狗。

「欢儿可真小气。」傅云淮的语气似乎带上了点埋怨和丝丝委屈，倒叫我听着有些心虚，怀疑刚才是不是太狠心了。

不过傅云淮没有纠缠在这个话题上很久，他牵着我的手，打开副驾驶的门把我塞进去，自己又回了主驾驶位：「不早了，该去吃晚饭了。把安全带系上。」

「哦……」我乖乖系好安全带，傅云淮看我已经坐好了，发动了车子。

到了一家餐馆，傅云淮带我到包厢坐好，让我先点菜，自己出去了片刻。

我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是先点着菜等他。

傅云淮去了不久就回来了，我连忙把菜单递给他：「我给你点了几道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你看看。」

取过菜单，傅云淮看都没看就给了服务员：「你点的我都爱吃。」

这话是不是有些奇怪……

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但究竟哪里不对吧，我也说不上来，只能搁到一旁不管了。

「你在想什么？」傅云淮把我的思绪打断，忽然出声。

「嘶，」我皱皱眉，有些可惜地说道：「其实我真觉得厉策延那个戒指还挺好看的，早知道还是不还他了。」

「啪。」

我闻声看去，傅云淮将一个酒红色的丝绒盒子放到桌上，冲我打开，里面是一枚戒指。

戒指上的钻石被精细地雕成了皇冠的形状，在头顶水晶灯的照射下闪闪亮亮的，煞是好看。

傅云淮抿抿嘴唇，看着我：「厉策延的好看，还是我的好看？」

面前的青年忽然严肃得认真，认真得让我有些害怕：「……怎么了？」

傅云淮深深吸了口气，重复道：「他的好看，还是我的好看，嗯？」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避开了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咳。」刚才态度还很强硬的傅云淮被我一问，反而有些不太自然，掩饰地咳了一声，纠结地启唇：「就……就是……」

本来我觉得自己也莫名紧张起来，但看他那副样子，我倒笑起来：「你的好看。」

傅云淮闻言突然愣住了，几秒之后才反应过来，也勾起唇角与我一起笑着，桃花眼微微眯起，眼里水波潋潋，似盛满耀眼星辰。

我将手贴在身前，感受胸腔中心脏剧烈有力的跳动，突然真正意识到：

这一次，与其他人的故事线彻底斩断了。

我伸出手，傅云淮拉住我的手，与我十指相扣。

我与他相视一笑，看向他的眼睛，里面有我的影子。

因为，属于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番外·南宫御祁篇

迟

当我在凌晨三点接到医院的电话时，整个人都惊醒了。

这剧情实在太过于顽强，我明明已经把剧情走向给掰了，它还能硬生生折回来，还提前了。

原本是发生在三年之后的，遭遇恐怖分子劫机，南宫御祁重伤的情节，提前到了现在。

医生说给南宫御祁手机通讯录里特别加注的号码都打了，他的父母，还有我……啊，准确来说，应该是成郁欢。

我问清楚医院的位置和南宫御祁的情况，急匆匆地换好衣服，准备赶过去。

忽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后再也没了知觉。

待我清醒之后，感觉鼻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这才发现自己正坐在医院的走廊上。

而且我惊恐地发现，我无法操控身体的动作。说话、表情、肢体，都不可以。

手术室的大门突然间被打开，医生纷纷出来，「我」站起身小跑过去，问：「医生啊，御祁他，御祁他怎么样了？」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摘下口罩，看起来十分疲惫：「病人目前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但还是不容乐观。后心中了一枪，皮肤有轻微烧伤。还是需要你们家属好好照顾。」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我」拍了拍胸口，安定下来，朝医生鞠了一个躬，问清楚南宫御祁所在的病房就跑了过去。

南宫御祁还没有苏醒，我前脚刚进去，他的父母就紧跟着进来了。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看起来应该是刚得了空立马就赶了过来。

看见「我」，南宫御祁的父母也没多说什么，还拜托「我」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照顾照顾南宫御祁。「我」也一一都应下了。

三天后，昏昏欲睡的「我」突然看见南宫御祁的手动了动，连忙叫来了医生。

南宫御祁缓缓苏醒，不过还是很虚弱，需要静养。

这三天的我，仿佛是个第一视角的玩家，眼看着这具躯体不听我的控制。说实话，这种感觉可不怎么样。

南宫御祁的父母还在忙，医生为南宫御祁检查完，交代完之后就走了。

这下，整个病房里只有「我」和南宫御祁两人。

「我」坐在床边，看着南宫御祁只能躺在这里，却不能说话，只觉得眼眶酸酸的：「御祁，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记得跟我说。」

南宫御祁微微睁着眼看「我」，突然笑了起来，虽然有点吃力，但能明显看到他的眼神很惊喜，看起来流光溢彩。

他吃力地伸出手想擦去「我」的眼泪：「欢……欢……回……」

「我」紧紧拉住他的手，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是，是我回来了，是成郁欢回来了。」

成郁欢……

是她啊。

来这明明不久，但我真的差点以为，我就是真正的成郁欢了。

我忽然想起，南宫御祁所说的话，他说我，不是成郁欢。

现在想来，南宫御祁的爱真的很深刻。

他爱的是成郁欢的灵魂，是成郁欢本身，是成郁欢这个人。

而不是随便一个，套着「成郁欢」名字和身体的人。

我挺高兴的。

成郁欢在原剧情中，因为执迷不悟地爱着厉策延，受了那么多苦，真不值得。

而南宫御祁，自始至终都默默守着成郁欢，这份爱太让人心疼了。

我犹记得，之前有一次，厉策延的恳求，以及后来他选择相信苏莲芙，我所感受到的，那不受我控制的情感。

那是成郁欢对厉策延的彻底放弃。

若是成郁欢和南宫御祁能够好好的，这也不失为一桩圆满姻缘的好结局。

但转念一想，我呢？

我本就是个穿越进来的人，如今躯体的原主人成郁欢回来了，那我，该何去何从呢。

我忽然想到了傅云淮，他会认出我吗，他，会不会找不到我。

没等我想清楚，只见成郁欢抽了抽鼻子，把眼泪擦擦，看着南宫御祁：「对不起御祁，对不起，是我……发现得太迟了……」

迟？迟什么呢？

是发现自己最应该喜欢的人就在自己背后守着自己，发现得太迟了吗？

南宫御祁虚弱却努力地反握住成郁欢的手，不甚清晰，却坚定无比地告诉她：「只要是你……永远不迟。」

我就像个老母亲一般，看着他们欣慰地笑。所幸他们都最后看清了自己爱的是谁，且谁也未曾改变。

他们的生活还长，曾缺少的，生活会一件不落地补给他们。

上一秒，他们相视一笑的情景还在我眼前；下一秒，我眼前一黑，再次失去了知觉。在失去知觉的那一瞬间，我刚好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我「欢儿……」，可我却连叫他的名字都做不到。

「纵我受尽磨难，仍能回首看清自己跳动的心脏。」

若你初心未改，我们的结局晚一些没关系。」

——南宫御祁，成郁欢。

番外·傅云淮篇

踪

没有人能确切说出他的真正身份。不过有传闻说，他是二十七年前的傅家人。

二十七年前，厉氏和傅氏的掌权人虽说不上是什么多年的好友，但也算是合作的伙伴。

所以当厉氏卷进偷税漏税的风波中，厉父来找傅家求救时，本来打算旁观的傅家掌权人看见厉父家中孩子尚幼，动了恻隐之心，选择借了点钱给厉父，希望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厉父将这次援助，包装为明面上的合作，将干干净净的傅氏也拖下了水。

厉父更是顺水推舟地将所有罪名甩给元气大伤的傅氏，洗清了他及厉氏的一切嫌疑。

傅家两夫妻没能得到清白而入狱，两人都是正直有骨气的人，又在狱中受了太多本不应该受的痛苦，最后双双自杀在狱中。

厉父用钱买通了傅氏掌权人那贪财的弟弟，带走了傅家夫妻年纪尚幼的孩子。

这可不是出于什么自责愧疚。

他这么做，不过是不想多留个外敌而已。把那孩子留在身边，可比放在外面安全多了。

这个从小被疏于照顾的可怜孩子，身体一直不好。

厉父后来也慢慢放下了戒心，又不想花心思照顾他，索性把他送到国外，任他自生自灭。

若不是几年后，傅氏曾经的管家找到他，傅云淮怕是永远也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厉策淮。

在他刚到国外的前几年，厉父还会派人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后来看他似乎没什么威胁，也就放松了警惕。

傅云淮继承了父母在商业上的才能，在管家的帮助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番成就。

他小心翼翼地暗中部署，不让任何不信任的人发现他所做的一切。

傅云淮有时会自嘲地想，自己就像是下水道爬行的老鼠，心向光明，却永远身披黑暗。

他只待静静蛰伏，见他的人都夸厉家的二少爷温文尔雅、性情温柔。

只有他自己知道，都是假象，身世注定了他要在血海中拼杀。

几年之后，厉父老了，将事业全权交给了其子厉策延，而厉策延一手扶起来的新厉氏，正是当年湮灭无踪，被厉父吞并的傅氏。

那时候的傅云淮实力尚弱，还不足以与他抗衡。

机会来自厉策延为了寻找前妻的踪影而无心工作时，傅云淮选择了开始。

他虽然无法身体力行，但事实证明，十多年来的韬光养晦是有效的，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厉氏始终欠了火候，落了下乘。

众人皆知，最近横空出世的傅氏大力打压厉氏，这场厮杀，是傅氏轻松的碾压。

但也只有傅云淮知道，每晚由心脏延伸出的绞痛深入骨髓，折磨得他无法入睡。

时不时地晕倒吐血，亦是影响到了他的工作。

管家劝他休息，傅云淮每每选择了拒绝。

因为他深知，必须得一鼓作气、奋力一搏，重新从厉氏拿回属于傅家的东西，哪怕代价是消耗他的生命。

厉氏是块硬骨头，但傅云淮硬生生将他逼至式微。

医生告诉管家，他的身体本就极为不好，超负荷的工作更加剧了他身体的衰弱。没有死在两年前，都是他凭着自身的信念硬生生撑到现在的。

傅云淮终究没能替父母拿回属于傅家的一切。

谁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其真实身份，亦不知道他为何要如此打压厉氏。

只知道从那天之后，再没有了傅云淮的消息。

人们也仅仅记得，那个时候任何一家企业，谁也不敢与傅氏抗衡。

而那个傅氏的掌权人，更是一个传奇。

后来，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光

国内监控着厉策延的人给傅云淮发来消息，说他刚和成郁欢离了婚。

成郁欢，他很熟悉。

为了能找出厉策延的弱点，傅云淮对他身边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包括苏莲芙，包括成郁欢。

可是，当他几日后拿到关于成郁欢的行踪时，忽然觉得有一丝不对劲。

成郁欢早年与厉策延互生好感，也成了恋人，但相互都没有特别明了地表达感情，而后他们两个之间被苏莲芙横插一脚，厉策延错把她当成救命恩人，日久生情。

而成郁欢却始终深爱着厉策延，几年未改，为何突然转了性子，那么决绝地选择放弃，还……问他要了一亿五千万及一套房产，去四处旅游，而且并无什么伤心的神态？

查到成郁欢某次旅行的目的地正好是他所在的国度，他决定亲自会会她，如果能发现有利用之处，那是最好的。

见到成郁欢之后，傅云淮就知道，那肯定不是同个人。

怎么说呢，就是……不一样，你能感觉得到。

但傅云淮并不在意。

只要她的躯体是成郁欢的，她就有利用价值。

.....

其实决定回国，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他脱离了自己的保护圈。

但是那个披着成郁欢壳子的小姑娘，实在是让人有些，着急。

你说她能力不佳吧，她偏偏比成郁欢多了血性，要是犯着她了，她也可以够狠。

但你说她刀枪不入吧，那又怎么会在被人冤枉的时候委屈得眼泪汪汪的，虽然她心里并不服输。

傅云淮原本只是派人跟着她，听到属下的汇报，觉得有点好笑，所以跟来看了一眼。

最后当小姑娘真的有点搞不定了，他一时鬼迷了心窍走了进去。

「欢欢，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我来迟了……这是怎么了？」

小姑娘抬手擦了擦眼泪，有些愣愣的：「你来了？」

那模样看起来怪可怜的，傅云淮没忍住弯起了唇角：「嗯，我来了。」

在她身后的是苏莲芙，她很厉害，也很有野心。本来是合作的一个首选，可是，傅云淮也不知道为什么，选了这个小姑娘。

「苏小姐？」傅云淮走过去，站在小姑娘身旁，低头看向狼狈不堪的苏莲芙：「你怎么在这？」

苏莲芙显然不认识他，看了看小姑娘，又看了看他：「你认识……我？」

「大哥已经知道你做的事了。」傅云淮打断了她的话，将检测报告递给她：「你为什么要故意捏造病症呢，大哥不爱你了，你怎么也挽回不了他的。」

苏莲芙接过纸张，身后的人议论纷纷。

傅云淮将手插到口袋，一手理了理小姑娘鬓边的碎发：「欢欢错把我当成了大哥，现在误会都解开了，我和欢欢也要结婚了，请苏小姐以后不要再这样抹黑她了。」

「走吧，」傅云淮拉起还在低头发愣的小姑娘：「没事了，有我在。」

走出甜品店，傅云淮带她坐上车，让司机送她回家。看她下车之后欲言又止的模样，他没有多说什么：「好好休息，别多想了。」

没等小姑娘反应过来，傅云淮就吩咐司机开车离开了。

第二天，当手机上收到小姑娘发来的「谢谢」时，傅云淮几乎可以想象出她纠结无比的样子。

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欢儿，嗯？」

傅云淮忽然想逗逗她，刚出口就听见小姑娘呛得直咳嗽。

「很好听，那就这样决定了。」

挂了电话，傅云淮轻轻念了几遍，笑了出来：「确实挺好听的。」

说起戒指。

傅云淮蹙了蹙眉，厉策延送给她过戒指，虽然送的是成郁欢。

但还是有些憋屈是怎么回事。

所以傅云淮做了他二十多年来最难以理解的事情，叫人去定戒指。

打完电话之后，傅云淮靠在墙上，抓了抓头发。

确实很难理解啊。

面前的小姑娘笑起来，说：「你的好看。」

傅云淮突然能理解自己的行为。

以前，他总是会自嘲地想，自己就像是下水道爬行的老鼠，心向光明，却永远身披黑暗。

当伸出手与她十指相扣时，让人沉沦的温暖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而这一刻，傅云淮知道，他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光。

番外·女主视角篇

归来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配合着点滴声，随着我的心跳起伏。

我只感觉头痛欲裂。

睁开眼睛，我只觉得一片茫然，好像睡了很久很久，久到时间都静止了。

我是谁呢。

我是成郁欢，还是……

我猛然睁大眼睛，不，不是，我不是成郁欢。

傅云淮……傅云淮……

我坐起身来，拔掉了插在手背的针，连鞋也来不及穿就跑了出去。

我记得，我记得，南宫御祁在八楼，八楼。

我甚至都来不及想我现在到底是谁，身处何地，也丝毫不在意从我身边经过的病人和医生看疯子一样的眼神。

拜托了，电梯快点吧。

「叮咚」。

门刚开，我就跑了出去。

太阳穴处针扎一般隐隐作痛，我拼命想着南宫御祁所在的病房，想不起来我就一间一间找。

直到看见熟悉的门牌时，我差点体力不支跪倒在地上。

我吃力地抬起头，只见傅云淮紧紧掐着成郁欢娇嫩的脖颈：
「说，她在哪。」

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傅云淮。

旁人说他性子温和，待人接物或许都因为生病的原因柔和三分。

即使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他像潜伏着的致命毒蛇，但今天不同，今天的他，像露出獠牙暴怒的野兽，随时准备将猎物一击毙命。

「傅云淮……」

我深深吸了口气，撑起身体唤他。

傅云淮猛然回过头来，松开了手，向我大步走过来。

在离我还有一两米远的地方，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我没忍住笑出来，向他走过去。

傅云淮这才敢确认下来，冲上来紧紧拥住我。

「他的好看，还是我的好看，嗯？」

傅云淮埋在我颈边闷闷地问。

「你的好看。」

我拍拍他，嗔道：「傻子，你觉得我那句话是骗你的不成？」

「没有，我信你。」傅云淮没抬起头：「我只是害怕你不要我了。」

「好啦，不会不要你的，快起来。」

我轻轻推开他，傅云淮不甘不愿地应了一声。

我走过去，对被掐得眼泛泪花的成郁欢道：「对不起，成小姐。」

对不起，成郁欢，替傅云淮向你道歉。

对不起，成郁欢，占了你的身体这么长时间。

成郁欢噗嗤一声笑出来，眼神认真：「是我该谢谢你。」

「是你替我重活一世，让我知道不该让自己委曲求全。」

「是你替我重活一世，让我解脱了束缚，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

成郁欢对傅云淮道：「哎，抱一下你媳妇儿，别介意啊。」

然后笑着轻轻抱住我：「祝你幸福。」

我回手也轻轻抱住她，看了一眼南宫御祁：「你也是。」

松开手，我忽然想起什么，有些纠结地问成郁欢：「那个……厉策延转给你的那一亿多，能不能……分我一半？」

成郁欢与南宫御祁对视一眼，都忍俊不禁地笑出来，成郁欢爽快地回答：「好，都给你。」

「那个，支付宝……」

成郁欢接道：「打到你的支付宝上，不接受微信转账，要手续费。对吧？」

「对！」我疯狂地点头：「姐妹你懂我。」

还没等成郁欢说话，我就被赶来的主治医生拖回原来的病房。

千万记得转给我啊，我的一亿元！

男朋友与一亿元

俗话说得好。

勿忘初心。

成郁欢这个老妹儿还是可以的，等我回到病房后没几分钟就收到了她的转账。

还在医院待着的时候，傅云淮每天看着我，搞得我只能在某宝上消耗钞票，来疏解一下我心中对自由的向往。

但等我出了医院，傅云淮就看不住我了。

我时不时地强迫他在医院待着好好看病，他每次都不愿意，偷偷跑回来回来工作。

看他这样，我顺手就溜，去世界各地玩耍，失踪个一两个礼拜，他刚找到我，我就立马换下一个地方。

反正一亿元在手，我想买什么买什么。

所以等到我玩完失踪，拎着大包小包用金钱换来的战利品时，傅云淮的表情总是一脸无奈。

于是我顺水推舟地威胁他乖乖回去看医生。

傅云淮也不甘示弱地要我别再偷偷跑出去玩……最起码也要跟他讲一声。

面对这么磨人的小妖精，我能怎么办呢，当然是宠他啦。

况且要是在医院，他一个人，我总得照顾他吧。

唉，我的一亿元，等傅云淮身体好了我再来宠幸你们。

毕竟男朋友会跑，金钱不会。

月黑风高夜

「喂喂喂，在吗？」

「在在在，咋啦？」

「出来干件大事。」

「目标？」

「厉策延老贼。」

「发我坐标，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收到成郁欢发我的坐标，我穿上衣服就溜。

傅云淮出差，今天谁也管不着我，哟嚯！

「来啦老妹儿。」

「我来啦欢姐。」

成郁欢朝我挤挤眼：「我都查清楚了，今天厉策延下班往这儿走。」

我打趣得推了她一把：「行啊欢姐，你怎么知道的？」

成郁欢指指不远处的小房子：「喏，你看，厉策延那个渣男的新小情人。」

「我跟你说啊，」成郁欢神秘秘地在我耳旁道：「我悄悄查到哒。」

「你可以啊，这都能查到，你家那口子管你不严啊。」

「严啊。」成郁欢坐在一旁的景观石上：「但是他管不了我。」

我忽然感受到了自己家庭地位的低下。

想起被傅云淮支配的恐惧，我就觉得当时的自己怎么这么怂。

「来了来了来了，你看。」

成郁欢拍拍我：「待会儿我先上去套麻袋啊。」

「你这身板！」我看了看成郁欢：「行吗？」

「啧！」成郁欢非常心大地拍拍我的肩：「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厉策延像是刚喝了酒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扶墙走着。

成郁欢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上去就是一个艾瑞巴蒂在你头上爆扣，成功完成了扣篮……不是，扣麻袋任务。

她向我招了招手，我连忙小跑过去。

我们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虽然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但厉策延也不是什么手段干净的，我们就当为民除害了。

厉策延显然因为酒精的原因反应有些迟钝，只知道嗷呜乱叫，怎么也挣脱不开束缚。

但毕竟一个麻袋限制不了他多久，我和成郁欢看形势不对，立马撒腿就跑。

「呼……累死我了……」

我们一口气跑到挺远的地方，成郁欢率先停下，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喘息。

「刺激啊……」我咽了口口水，试图让呼吸平静下来。

「哎，怎么说厉策延也是你曾经喜欢过的人，你也狠得了心？」我知道成郁欢早已经放下了，故意调笑她。

「我一想到曾经竟然喜欢过这么个玩意儿，就更想打他了！」
成郁欢插着腰：「你也不是不知道，在我那一世，其实南宫御

祁带我到国外的時候，我就已經不喜歡厲策延了。但是後來……南宮他死了，我就一心只想着……報仇，如果不是厲策延要提早帶我回國，南宮他……」

其實後來我就知道了，成郁歡是重生的了，不過完全說是重生也不太對。

我所了解的劇情是成郁歡所以為的上一世，而今生她帶著記憶回來。

「幸好，這輩子還來得及……」成郁歡回過神來：「不說了，時間不早啦，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回去注意安全。」

「好。」

打了厲策延，解氣的我哼着歌快快樂樂地打開門，就看見正對着門坐着，等我回來的傅雲淮。

「回來啦寶貝。」他微微一笑，看起來十分友善，我却無端起了雞皮疙瘩。

「嗯……回來了……」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家庭地位：「咳，對啊，我回來了。」

「這麼晚去哪了？」傅雲淮笑容未動，問我。

「就……咳，我和成郁歡去玩了。」我直直看過去，讓自己顯得没那么心虛。

我也確實没什么好心虛的。

嗯！

「哦……是吗？」傅云淮看着表面上一脸温柔无害，实则每字每句都咬牙切齿的。我没崩住我的气势，呜呜呜，我的家庭地位。他倒了杯水给我：「去找谁了，嗯？」

「厉策延……」

「找他……玩？」傅云淮站起身向我走过来：「不如，陪我玩会儿？」

「不，不……了吧，我累了今天。」看情况不对，我扭身就跑，被傅云淮一把捞起，就给抓了回来。

「累了？」傅云淮把我制在怀里，看我忙不急点头，将头搁到我肩上：「没关系，我不累。」

我忽然感觉身子凌空，被人抱了起来。

这下，我今天……是真的累了。

醒

当我再次醒来时，又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床边的窗前漏下几缕不烈的阳光，我低头看了看。

身下躺着的，是我最熟悉的卡通图案床单。

我撑起身，照了照镜子，是我的脸，所在的地方也是我的家。

书桌上的电脑还亮着，停留的界面正是那天我看完那篇虐文后的小说网首页。

我连忙搜索书名，却只跳出无搜索结果几个字。

我想了想，回到网页输入角色名，成郁欢，厉策延，南宫御祁，苏莲芙。

倒找到一本符合条件的小说，只不过书名完全改变了。

我打开这本小说，阅读了几章，发现书中的情节都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女主依旧是成郁欢，而男主不再是厉策延，而是南宫御祁。

他们年少相识，互为初恋，一起成长，有过误会，却总能最后解开。

无论是厉策延还是苏莲芙，都成了他们之间的过客。

不，或者过客都算不上。

他们最终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我突然想到什么，在书中始终没有厉策淮，甚至是傅云淮的名字。

心底突然一慌。

直到低下头看见手指上精致美丽的戒指，我才松了口气。

它待在我手上太久了，我都快忘记它的存在。

「咚咚咚。」

有人敲门，是我熟悉的妈妈的声音传来：「囡囡，有人找你。」

我应了一声，跑出去打开门，眉眼精致的青年正站在门口，见到我就笑起来，桃花眼微微眯起，眼里水波潋滟，似盛满耀眼星辰。

我也与他相视一笑。

「大梦初醒，承蒙爱人无虞。」

岁月漫长，不如携手同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